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敬師亭前的遐思

蔡永懷

冬日暖陽，山花爛漫，相思樹、棕櫚樹、小葉榕隨風搖曳。在戴蓮治老師的帶領下，我們一行人登高望遠，來到寶覺山瞻仰「敬師亭」。亭子佇立山頭，遠望泉州灣，陣陣的濤聲，傳來了百年的召喚。

時光荏苒，五四運動以後，愛國人士深感我國教育、科學落後，積極提倡教育救國，平民主義教育，成為當時新的教育思潮。由泉州地方人士發起創辦平民學校，得到旅菲華僑的大力支持。校址初設百源川銅佛寺，因校舍狹小，不能容納更多的生源。蘇秋濤接手時增辦中學，並把校舍遷到府文廟。文廟因歷久失修，房梁坍塌。便著手修葺兩廊，成為教室、教職員生宿舍、辦公室、圖書室、儀器室等，大成殿作為禮堂，石庭及明倫堂內外曠地闢為運動場。同時建廚房、廁所。

據陸先生回憶，睡在孔子的神座後面，床全部是竹製的，有一次睡到半夜竹架子倒了，就斜躺著到天亮。廚房裡僅

有一位工友，做些收拾、洗碗等工作，買菜、燒菜、做飯都由同學自己做，教師也跟著輪流值班。莫先生知道我們幾位初來的上海教師不太習慣大鍋飯，有時送給我們幾把採摘來的草菇，於是我們晚上拿到小館子裡炒米面吃，味道鮮美極了。

學校不雇廚師、校丁，師生共同勞動，共同生活，以培養學生勞動習慣和服務精神，樹立生活樸素，吃苦耐勞的優良校風。

同時，學校的園藝試驗場、養蜂場等是學生的實習基地。中學以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，除了普通的必修科，在二三年級還另外開有社會學、文學、戲劇、世界語等選修課。學校鼓勵學生課外閱讀和課外寫作，出版壁報、刊物，同時也組織平民劇團，排練演出中外名劇。學校的文藝活動很活躍，抗戰期間利用星期六晚上，在古城德濟門外的廣場上，演出話劇、歌劇，宣傳抗日救國思想。師生在

舞台的上面掛盞汽燈，在舞台前的兩邊放上兩盞，又豎著兩面二尺長的長方鏡子，射出的光線很柔和，產生了很好的效果。

據蔣剛先生介紹，學生大都家庭經濟比較困難，來校讀書，除了交膳費的錢，幾乎沒有零用錢。學校鼓勵寄宿生自願結合地組成讀書互助組，在生活上也互幫互助，把零用錢交給互助組，以幫助家庭貧困的學生度過難關。「九·一八」事變後，全國各地掀起熱烈的反日運動，師生積極投入反日鬥爭中，參與宣傳抵制日貨，沒收走私日貨的工作。許多到校外工作或兼課的同學，他們省吃儉用，節約錢交給學校，幫助交不起膳費的同學維持生活。學校為了讓學生瞭解國情，參觀教育，鍛煉自己。

師生組成步行團從泉州出發，參觀各省教育，考察農村情況，總旅程約二千五百華里，歷時四十三天。此次步行，沿途大多在學校寄宿，深受各地人士

之同情與鼓勵。巴金曾在學校裡生活過，他用詩一般的語言寫下了：「在南國的一個古城裡我度過了將近一星期的光陰。我離開那裡的時候，我對朋友說這一星期的生活就像一個美麗的夢，一個多麼值得回憶的夢啊!」

不久因故被當局取締，為了讓學子繼續上學，在秦望山先生的努力下，經校董會研究，決定改辦為民生初級農業職業學校（簡稱民生農校），沒有離開泉州的教師，繼續留校任教，總算解決在校學生繼續學習的問題。因為是平民中學的新生，要實行民生主義，發展農業生產，因而取名「民生」。

1995年冬，旅居台灣的泉州平民中學、民生農校校友為了懷念曾經為母校作出貢獻的老師，在泉州法石海印寺旁興建敬師亭，正面門額嵌黑色花崗岩「敬師亭」，由梁披雲先生題，柱子藏頭聯：「非凡非聖一片愛心被廣宇；英德英風千秋師表毓新人」、「望重德馨愛國為民振興教育；山高水遠行仁仗義培養人才」、「秋菊傲東園為平民教育嘔心瀝血，濤瀾勇南海引愛國僑胞毓秀培英」；「春風化雨旭沐澤霑鬱鬱無邊桃李；天性懷慈恩黨愛播諄諄一代宗師」體現出校友們的拳拳感恩之情。還有秦望山、葉非英、蘇秋濤、楊春天、伍禪先生簡介。

## 朝聖岳陽

黃永國

對於岳陽樓，我心馳神往已久。不僅因它享有「天下第一樓」的美譽，更因那沉澱了一千八百餘年的歷史重量。早在青衫負笈的求學時代，這座始建於東漢建安二十年的名樓，便已在我心中投下長長的影子。范仲淹的憂樂、李白的飄逸、杜甫的沉鬱、白居易的平實，都曾在此找到寄托。而當得知同鄉先賢竇堦為岳陽樓所撰長聯，竟與杜詩、范記、孟詩、何書並稱「五絕」，親臨其境的念頭便如種子般深植心底。

此行終得成真。自踏上旅程起，心潮便再難平靜。那情緒複雜得很，三分緊張，七分期待，倒真似修行人奔赴聖地朝拜，每一步都踏在虔誠的鼓點上。有趣的是，越是接近目的地，我反而刻意放緩呼吸，在心中默誦起那副熱稔於心的長聯：「一樓何奇？杜少陵五言絕唱，范希文兩字關情……」一百零四字如清泉流過心頭。那獨特的詰問，那包羅萬象的時空畫卷，早已為這場朝聖定下精神的基調。

真實的岳陽樓，首先以它的堅韌震撼了我。行前曾考據得知，這座樓歷經三十餘次重修。戰火、天災、水患，一次次將它摧折，又一次次在廢墟中挺立起新的脊樑。它從一座軍事譙樓蛻變為文化的燈塔，恰印證了那句箴言：唯有經受住時間淬煉的，才能成為歷史的證人。青磚疊砌的城牆默然肅立，磚石間的苔痕斑駁，無聲地銘刻著流年。拾級而上，視線最先捕捉到那莊嚴的盔頂，飛簷如大鵬展翅，劃破長空。那一刻，千百年來的文人豪情彷彿瞬間灌注胸臆。

立於樓前，我久久仰視。陽光為木質結構鍍上溫潤的光澤，斗拱層疊，樑卯交錯，每一處細節都訴說著匠心的永恆。此情此景，竟讓我生出幾分恍惚，似真似幻。然而指尖觸到微涼的石欄，那堅實的存在感立刻將我從遐思中拉回。這座魂牽夢縈的樓閣，此刻正真切地底佑著我，即將為我展開一幅浩瀚的歷史長卷。

樓內的空氣似乎都凝滯著墨香。我的目光急切地搜尋，最終定格在何紹基筆下的竇堦長聯上。墨色酣暢，筆力千鈞，那些在腦海中盤旋多年的文字終於有了血肉。「詩耶？儒耶？吏耶？仙耶？」這追問何嘗不是對生命價值的探尋？從這些淋漓的筆墨間，我讀出的不僅是懷才不遇的蒼涼，更是一種與命運抗衡的倔強。歷代的遷客騷人，他們的失意與堅守，恰與這座屢毀屢建的樓閣命運相通。縱使抱負難展，亦不曾消磨志氣，終以文字在歷史中刻下不朽的印記。

登臨頂層，景象豁然開朗。洞庭湖萬頃碧波奔來眼底，君山一點青黛浮沉於煙雨蒼茫之間。方才縈繞心頭的古今愁緒，在這天地壯闊面前，竟如晨霧般悄然消散。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胸襟，於此情景中獲得了最生動的註腳。那已不是課本上冰冷的文字，而是與湖風共鳴、與心跳同頻的精神律動。

憑欄遠眺，我思接千載。這座樓不僅凝視著湖光山色，更見證了一個民族從苦難走向新生的歷程。它如一位智慧的老者，默然注視著時代的潮起潮落。今日我能安然立於此處，感受這份厚重與美好，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幸運。環視四周，遊人或凝神品讀離屏詩文，或憑欄驚歎湖山勝景，每一張臉上都映照著文化的滋養。那一刻，我似乎聽見了這座樓宇無言的訴說，那是一種穿越時空的寧靜迴響。

我始知岳陽樓魅力歷久彌新的根源。它不僅是建築的奇跡，更是精神的熔爐。範文正公的憂樂情懷、詩仙酒魄的曠達、呂洞賓的仙風道骨，乃至無數無名者的悲歡，都層層疊疊地沉澱於此，凝結成獨特的文化氣場。

離去時，我數次回望。暮色為樓體勾勒出金色的輪廓，洞庭湖上波光粼粼，如散落的歷史碎片熠熠生輝。一次的造訪遠不足以窮盡它的深意，這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，需要我們用一生去慢慢領悟。但此行已在我心中播下種子。待他日，當嚮在再次盈滿行囊，我必將以更沉靜的心，重走這條朝聖之路，在歷史與自我的對話中，尋求新的覺醒。畢竟，認知世界、修行人生的路途，正是在這樣的往復中，得以不斷拓寬、深化。

## 冬日菊茶淡中有味

魏欣然

寒冬時節，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湯總能驅散過身的寒意。辦公室裡偶爾飄來茶葉的香氣，濃淡交織，在鼻尖縈繞不散，而菊花的淡雅，便成了馥郁茶香間最獨特的點綴，它像一枚沉入杯底的金色印記，在沸水中緩緩舒展，悄然打開記憶的閘門。

家中的櫥櫃裡擺放著一隻老舊茶罐，自記事起，每逢冬日，母親便自茶罐內取出幾朵黃菊，將其置於茶盞，注入沸水後泡開。不多時，原本清澈透明的茶湯漸漸染上一層清亮的黃，那顏色黃而淡，比窗外的日光還要柔和，每晚母親下班回家，飯後總會泡上一盞菊花茶。年幼的我被杯中黃澄澄的茶湯吸引了目光，等不及想要品嚐，卻在小口啜飲後失了興致——這茶口感極淡，年紀輕輕的我品不出任何滋味。

望著我一臉失望的表情，母親笑著搖搖頭，一隻手愛憐地撫上我的臉頰：「菊花茶味道雖淡，卻最經得起品嚐，你這般年紀，愛吃甜食，自然喝不慣。」自那以後，很長一段時間內，我再不曾喝過菊花茶。

四季更迭，冬夏轉了幾輪，窗外景致隨之而變，花葉在最熱烈的盛放後歸於凋零，唯一不變的，是瀰漫在室內的淡淡茶香。許是常年飲茶的緣故，母親身上也沾了一絲若有似無的清香，沉靜而柔和，每每向母親靠近，內心總是說不出的安寧。

高中那年，一個冬天的夜晚，母親下班回家，臉上雖掛著笑，卻掩不住蒼白的臉色，眉宇間凝著一縷化不開的愁緒。飯後，母親照例泡好茶水，陪我溫習功課，一切似乎與往日並無不同，只在深夜我路過她的房間時，見到微弱的燈光自門縫滲出，她與父親的閒談隱約可聞——原來，母親就職的公司連連虧損，已無法再支付工資，公司決定裁員，母親年歲漸長，操作電腦也不及年輕人熟練，

自然而然丟了工作。年關將近，工作並不好找，母親便租下一間小鋪，置好裝備，擺攤賣起了烤紅薯。那段時日，每逢週末，我總是早早起身，沏好一壺菊花茶，隨母親外出擺攤。冬日寒冷，母親的雙手凍得通紅，手背也被寒風割出細小的口子，她卻渾然不覺，依舊頂著凜冽的風，微笑著，盡力叫賣，用滿腔熱情抵禦外界的嚴寒。母親手藝好，紅薯烤得香甜軟糯，過往行人讚不絕口，小鋪前往往排成長隊，生意也漸漸紅火。

一日清閒，我與母親早早收攤，回家後坐在客廳閒話家常，提及失業的往事，母親臉上已不見當日的憂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歷經磨難後的平靜從容。手邊放著一杯泡好的菊花茶，母親將茶杯端至距離鼻尖兩寸的位置，任由熱氣氤氳自己的臉龐，隨後閉上眼，輕輕嗅著，似是要將每一分茶香都盡數捕捉。待到香氣漸濃，母親方才睜開眼，就著茶盞小口飲著。

「人生如品茶，初嘗是苦，細品方知回甘。」

母親自茶罐內取出三、四朵黃菊，放入另一隻空茶杯中，隨後提起茶壺，將沸水注入杯盞，「菊花是個好東西，能清熱降火。你從前喝不慣菊花茶，覺得味道寡淡，殊不知最好的味道，是一點點品出來的。」

沸水澆入茶盞，菊花在杯底緩緩舒展，由一枚緊蹙的花苞開成一朵完整的花，在杯中打著旋兒旋轉，茶湯黃而清透，在燈光的映照下閃爍著琥珀色的光芒，一股淡雅的芬芳隨著熱氣裊裊蒸騰，清新撲鼻。我自母親手中接過茶盞，輕輕含了一口——舌尖微苦，茶湯順著咽喉滑落，一陣暖流將四肢百骸牢牢包裹，身上的最後一絲寒意也被驅散；嘴裡的苦澀漸漸消散，甘甜之滋在舌根處一點點化開，清淡而朦朧。抬眼望去，母親正淡淡地笑著，臉上佈滿皺紋。燈光柔柔地灑下，照著母親蒼老的臉龐，杯子裡的菊花沉澱在滾燙的溫度中，已綻放出最美的姿態，像極了此刻的母親——曾經那些煎熬時刻，正是生命綻放時不可或缺의溫度。

後來我離開校園，步入社會，辦公桌上總有一杯泡好的菊花茶，而我也終於在一次次碰撞中，參透了母親話中的玄機，更品嚐到了那份藏於淡雅之中的人生智慧——最好的味道，要經得起品嚐，菊花茶的淡，不是寡淡，而是歷經浮躁後的沉澱與看過繁華後的從容。

坦蕩，落得從容，把積攢了一整年的養分，都還給腳下的土地，只為來年春天，新綠能重新鋪滿這座巍峨的太行。

山腳下的村莊裡，炊煙正裊裊升起，與山間的薄霧纏繞在一起。村民們穿著厚實的棉襖，扛著農具從落葉上走過，腳下的沙沙聲與他們的笑語交織。孩子們追著風跑，把落葉踢得漫天飛舞，那些褐紅、淺黃的葉片在他們頭頂盤旋。偶有老嫗坐在院門口，手裡納著鞋底，目光落在遠處的山林，落葉飄進庭院，她抬手拾起，放在鼻尖輕嗅，那是枯葉被日光曬過後，混著泥土的、清冽而踏實的氣味。

太行的初冬，飄零是不變的主角。它們不悲秋，不歎冬，只是順著自然的節律，從容地告別，坦然地奔赴。忘了那位詩人曾說過：「溫柔不是懦弱，是歷經千帆後的通透」，太行的落葉，大抵就是如此。

風又起，落葉紛飛，把我的思緒也捲了進去。詩人筆下的溫柔，是藏在自然萬物中的從容與深情，是葉對枝的眷戀，是風對山的守護。這場初冬的飄零，正是這種溫柔的最好詮釋。

夕陽西下，餘暉灑在太行山上，給落葉鍍上了一層金邊。我站在山巔，看著漫天飛舞的落葉，聽著山風的低語。這場初冬的飄零，是太行寫給歲月的詩。它告訴我們，所有的告別，都藏著最深情的期許；那些藏在落葉間的情懷，終將伴著歲月，沉澱成最溫柔的回憶。

夜色漸濃，我踏著滿地落葉下山，身後的太行山漸漸隱入暮色。只有落葉的沙沙聲，還在耳邊迴響，像一首溫柔的催眠曲，伴著初冬的清寒，也伴著心中的暖意，在太行山間久久迴盪。

## 初冬的飄零

馬勝濤

太行的初冬，是從第一片泡桐葉的飄零開始的。

不是江南那種纏纏綿綿的落，是北方特有的坦蕩與乾脆。風掠過山脊，還帶著雁陣遠去的餘溫，先叩響了山腳下的泡桐林。那些巴掌大的葉子，熬過了春的青澀、夏的濃綠，此刻已染透淺黃，邊緣泛著淡淡的褐，像被歲月浸軟的宣紙，帶著倦意，也透著從容。風過處，嘩嘩聲起，不是蕭瑟的哀鳴，是葉與枝桠最後的絮語。一片接著一片，不慌不忙地脫離枝頭，順著風的軌跡，鋪在山間小徑上，踩上去沙沙作響，像誰在耳邊低低呢喃，說盡一整個季節的故事。

梧桐的葉子正趕著這場初冬的盛會。不同於泡桐的淺黃，梧桐葉是熱烈的褐紅，掌狀的葉片褪去了盛夏的蔥蘢，變得薄而透亮，陽光穿過時，脈絡裡藏著的歲月痕跡清晰可見。風一吹，它們便簌簌地往下墜，有的打著旋兒，像舞倦了的蝶；有的直直落下，啪地貼在青石上，給冷峻的山石印上了一枚枚暖紅的印章。

太行的風是硬的，裹著北方的清

寒，卻在落葉的映襯下，多了幾分溫柔。它捲著落葉，掠過崖壁的褶皺，穿過溝壑的幽深，把每一片飄零都妥帖送向該去的地方。

酸棗樹、荊條叢，也在悄悄卸去一身繁華。它們的葉子細小，落得悄無聲息，鋪在枯黃的草叢裡，為山徑鑲上了一圈圈柔和的邊。只有松柏還守著一身蒼綠，挺立在崖邊，與飄零的落葉相映。這才是太行的風骨，剛柔相濟，不事張揚。

行至轉角的山坳，忽見兩棵泡桐樹下，落滿了褐紅的梧桐葉，像鋪了層暖毯。一對年輕男女並肩站著，男生抬手替女生攏了攏被風吹亂的圍巾，指尖不經意擦過她的耳尖。女生低頭笑了笑，拾起一片完整的梧桐葉，遞到男生掌心。兩人的目光落在葉面上交錯的脈絡，靜默間，只聽見風拂過葉際的微響。風捲著更多葉子落在他們肩頭，男生輕輕拂去她發間的碎葉，那動作，輕緩得像接住一滴將落未落的露水。這份情懷，藏在清寒的風裡，藏在相觸的指尖，藏在彼此眼底的柔光裡，坦蕩又含蓄。

站在山腰遠眺，整座太行山像是被一層流動的金黃籠罩著。落葉順著山勢鋪展，從山腳到山腰，層層疊疊。山風掠過，捲起滿地落葉，又輕輕放下，那嘩嘩的聲音，是太行與初冬的對話。此刻的太行山，有著一種洗盡鉛華後的沉靜與溫柔。

我沿著鋪滿落葉的小徑緩緩前行，腳下的落葉軟而厚實。一片泡桐葉輕輕落在我的肩頭，帶著清寒的涼意，卻也藏著陽光的餘溫。我抬手拾起它，指尖觸到葉片上粗糙的紋理。忽然想起，北方的落葉，從來都不是結束。它們落得

